

2025年9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 舒畅 投稿邮箱:aqwbjyzk@126.com

9月5日,2025年安庆市师德师风巡回宣讲报告会在东部新城会议中心报告厅隆重举办。五位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实际,讲述了他们扎根三尺讲台、倾心教书育人的感人故事,五位老师以行动诠释了“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的真谛。即日起,教育周刊开辟专版,今天走进岳西县巍岭中心学校,一起来听储诚晖老师分享她的故事。

藏在深山里的热爱与坚守

□ 岳西县巍岭中心学校 储诚晖

六年前,我踩着上海写字楼的地毯,心里却总惦记着老家蜿蜒崎岖的山路。2019年,我收拾行李回到巍岭,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这六年来,我经常听到各种对我的感慨:

以前的同事说,“你居然放弃了上升期的工作?”

大学同学说,“老同学,你怎么跑回农村了?”

现在的同事说,“你真的打算一直待在乡村吗?”

被说得多了,我都忘了自己当初义无反顾想回来的初心;被说得多了,我也曾问过自己,我的选择对吗?直到有天和父亲谈心,我疑惑地问他:“您从教40多年,多次有进城的机会,为什么要留下来?”父亲陷入沉思:“我们山里的孩子需要我!他们渴望走出大山,去外面看看!在你们很小的时候,老家房子意外失火,等我从学校回来才知道,是全村人自发赶来灭火,你们才得以安然无恙,家里的东西也都被大家拼力抢了出来……”这话像块石头落进了我的心里。我不禁想起第一次来学校报到的情景:山路九曲十八弯,新装修的宿舍还没有散味,只好借住在旁边的老乡家。老乡得知我是新来的老师,二话不说收拾好房间,并对我说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等我退房交房租时,他坚持分文不收并说:“巍岭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老师!”那一刻我懂了:我回来,不是一时冲动,是因为这片山水养育过我,这里的人暖过我——我想看着山里的孩子,像当年的我一样,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教书育人,在沟通中心灵交融

刚到学校时,我接手七年级数学和七、八年级的生物教学工作,虽然不是班主任,但也学着像父亲那样关心班级的每个孩子。

2021年9月,我接手九年级班主任工作,刚到教室我就发现一个学生的异常:教室外是毒辣的太阳,后排的娜娜同学却裹着洗得发白的长袖校服,正用指甲反复抠着课桌上的划痕……开学第一周傍晚,我点人数时发现娜娜的座位空着,最后在学校外的角落找到了她,此刻她的手腕上,鲜血正顺着伤口缓缓滴落。“老师,我没事。”她慌忙用袖子遮住伤口,声音却在不住地颤抖,眼里尽是悲伤。我走过去轻轻抱住她,她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轻声问我:“老师,我是不是多余的?”月光下,我看到她手腕上长短不一的新旧伤痕,那是一道道不曾愈合的疤。在她断断续续地讲述中我知道,原来在假期里,初次接触网络的她沉迷其中,返校后,学习跟不上、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话语,以及重组家庭里父母的疏离,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世界遗弃了。

那天,我连夜查找大量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干预的资料,知道娜娜心里的伤口需要时间和耐心抚平。在批改她的心



储诚晖

理周记时,我写道,“每个伤口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向阳而生,我陪着你长大。”她用彩色的笔重新抄写了一遍,并在下面写上:“谢谢您,老师!”之后,我总找借口让她帮我整理作业、做班级事务,喊她一起跑步;动员班上的同学给予她温暖……我们时常在操场散步聊天,听她讲述少女的心事……她生日那天,全班同学在教室这片小小的天地里,为她送上生日祝福,她开心地为大家每个人递上生日蛋糕。

毕业时,她抱着我说:“老师,要不是您,我可能早就辍学了。”她家人的感谢更让我明白:教育,其实就是你举起灯,照亮一个孩子不敢走的路。

2022年我接手新初三。班上有个人高马大的孩子,平时沉默寡言,对学习充满抗拒,动不动就想打架。通过走访我了解到,孩子的妈妈常年在外打工,爸爸脾气暴躁、爱打牌,对他没有耐心,动辄还拳脚相加。一次数学小测他交了白卷,我当众批评了他,他瞪着眼顶撞:“要你管!”孩子的眼里有火,也有藏不住的慌。那一刻,我的心揪了一下——我是否在用“为你好”的名义,戳痛了一个少年的自尊?

他几乎拒绝和所有老师沟通,我绞尽脑汁,想到了一个“笨办法”——写信。一天自习课,其他学生都在写作业,他趴在座位上装睡,我悄悄把写好的信夹在他的数学书里,信里没说大道理,只说“我小时候也被老师骂过,躲在操场哭了一下午”“你上次帮同学搬桌子,我看见了,你其实挺热心的”。递信时我手心冒汗,怕他当场给扔地上……第二天,那封信毫无意外地被悄悄退回,但封口处被撕开了……此后,我继续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信再也没被退回……慢慢地,他开始主动问我数学题,上课时也变得遵守纪律,后来竟然也会主动给同学讲题!

毕业时,他走到我面前腼腆地说:“老师,我想和您单独拍张照可以吗?”照片里,我眼含着泪水

笑得比他还傻——原来,教育最动人的,是看着一颗封闭的心,慢慢为你敞开一条缝。

自我超越,在坚守中绽放光芒

真的站上了讲台,并在这里坚守,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耳边是家长的声声期盼,心中是父亲的谆谆教导,眼前是孩子们澄澈的目光。每当想起第一次来巍岭,那个老乡为我免费借住的房间,毕业学生返校时喊的那声“老班”,想到那个曾经与之书信的男孩,主动寻求我帮助的女孩,我便无法割舍,最终我选择坚守!

随着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不仅从事一线教学工作,也负责学校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一下子,全校学生都变成了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学校80%都是留守儿童,我怕自己懂的不够,就考了家庭教育指导师证、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证;怕自己眼界窄,不能与时俱进,又报考了安徽大学在职研究生。

白天,我在教室、操场、宿舍里转,晚上在灯下改作业、啃课本,寒暑假就带着孩子在图书馆泡着——他写作业,我看书……有人问我:“这么拼值得吗,累不累?”累是真得累,但有个梦想支撑着我,也有很多孩子在看着我,我充满动力!今年,我如愿考上了研究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哭了!我的孩子为我点赞,班上的孩子围着我欢呼:“老师您真厉害,我们也要跟着您一起加油!”原来,最好的教育,是你往前走的时候,身后跟着一群想追上你的孩子。

保持初心,在平凡中静待花开

教育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细水长流的坚持,它藏在清晨教室的琅琅读书声里,藏在学生偷偷塞进你手心的糖果里,藏在那一个个手工制作的小星星里、一张张祝福的卡片里,也藏在那些曾被我们改变、也改变了我们生命轨迹的故事里。

有人问我:“你还年轻,迟早要调走吧?”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那些毕业的学生,三三两两地回校看我;升入高中后遇到事情,还会找我咨询;填报志愿也会询问我的意见;会给我发消息:“老师,我有书念了!”会给我送手工花,跟我说“老师,第一束是给您的……”在这里,我遇到理解我的领导、配合默契的同事、通情达理的家长,更幸运的是,现在身边的这些孩子,和当年的娜娜、高个子男孩一样,眼睛亮得像大山夜空里的星星,他们的纯真可爱,给予我温暖和力量!

在巍岭的山路上,我读懂了:所谓师德,是把每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所谓坚守,是明知山路崎岖,也依然一步一步陪他们往前走。我愿一直站在这里,做大山深处的一块铺路石,让孩子们踩着我的肩膀,往更高的地方去。我相信,每一颗埋在山里的种子,只要用爱浇灌,终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